

最近在《新文学史料》上看到陈福康写的一篇文章《饮水不忘掘井人——郑振铎与文学研究所》，文章写到，曾经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某位领导一直以为何其芳是第一任所长，而他问过几位比他早逝的同志，他们居然也一样模棱两可。文章读后，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是的，如今人们在回顾、重温文学所往事，故人时，多提及的是对文学所功不可没的何其芳，对首任所长郑振铎却知之甚少。今年是文学所成立60周年，恰逢郑振铎殉难55周年、诞辰115周年，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重新认真“提一提”郑振铎。

近来查看了许多有关郑振铎的传记、资料，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文学所的“往事”。这时，一位身材高大、戴着眼镜、鼻梁高高、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步伐稳健、目光如炬的长者，渐渐走入我的视线……他，就是郑振铎。

1952年，文学研究所要成立，郑振铎、何其芳等负责筹备工作。何其芳以全部精力投入筹备工作，亲自拟定方针任务、研究机构、人员调配、研究计划等等。当时，郑振铎已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对文学所的各项工都积极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文学所于1953年2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建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

郑振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出来的优秀文化人士。他来文学所之前就已经是知名作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和文献学专家了。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直接领导下，负责国际文化交流工作。他身兼多职，如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委员、古籍领导小组组长等。据《郑振铎集》中的介绍，为了办好文学研究所，郑振铎把俞平伯、钱锺书、杨绛、余冠英、王伯祥、孙楷第、范宁、陈友琴、卞之琳、罗大冈、李健吾、潘家洵、罗念生、缪朗山等十余位中外文学的知名学者调入该所，使该所成为学科齐全、力量雄厚的研究机构。他于1956年主持制定了文学学科十二年发展规划，保障了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前半期国家文学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使广大中国读者在五六年间读到了按照这一规划出版的大量中外文学名著。

■ 讲述

一本永远找不回来的好书

——纪念郑振铎诞辰115周年

□王素蓉

据王平凡老人回忆，当时所领导对调来的专家都根据他们的专业和意愿精心安排工作，但钱锺书是例外。钱锺书精通多语言，是知名的外国文学专家，继续研究外国文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郑振铎认为他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很深，希望他在这方面发挥作用，随即将其调到中国古代文学组，编选《宋诗选注》。在《宋诗选注》序言中，他写道：“假如没有郑振铎同志的指示，我不会担任这样一项工作。”后来，他又说：“文学研究所成立时，我原是中国文学组的成员。郑先生以所长而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组组长，忽然把我借调过去”，“从此‘借’不再动”。了解了这些情况，人们自然会提出：郑振铎为什么要求钱锺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与郑振铎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心愿有关。较早的时候，郑振铎就有“整理旧文学”、“建立新文学”的奋斗目标。文学所成立后，他把他的宏愿融入文学所的方针任务之中。文学所在成立时确定的总的方针任务是：按照国家需要和文学研究所具体的条件，有步骤、有重点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和外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以整理文学遗产，促进我国文艺科学水平和文学创作的繁荣。同时，还安排了科研的具体任务。

1958年年初，郑振铎和何其芳、唐庚华总结了文学所五年来的科研成果，并制定了十年奋斗目标：“在古典文学方面，10年左右完成14卷中国文学史。在西方文学方面，为了社会上迫切的需要，本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协作组织编辑委员会，将出版《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有系统地正确地介绍世界文学名著。10年内还将编写出苏、英、法、德等9国文学简史。文艺理论方面，3年内完成普及性的《文艺学》，10年

内完成文学理论专著10种。同时，也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译工作。此外，在10年内还要编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刊》《中国古典、民间文学选本》《中国文学资料丛刊》《少数民族文学名著译译丛书》《外国文学资料丛刊》等多种，总计在10年内将撰著编译1140册书。”（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概况（1953—1958）》）这是文学所初期的基本情况，它对文学所后来各个时期的学术活动都有深刻影响。

编写多卷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把它列为重点工作，要求编者必须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且具有丰富的外国文学知识和修养。钱锺书通古博今、学贯中西，是恰当的选择对象。他让钱锺书做《宋诗选注》，就是为撰写中国文学史作准备工作。

郑振铎一生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1932年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8年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同时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等。这些作品，不论是文学史还是研究论文，涉及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广阔领域，对许多文学问题提出新的分析和见解，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成就，他在对友人的信中说：“30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尤其以有关小说、戏曲研究的为多。但限于学力，许多问题，都没有深入的研究过，且受了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观念。所以，过去所写的许多论文，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重新考虑，值得加以批判的。”他又说：“希望有时间整理出一部较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并且还有许多写作计划要完成。”（见周而复《怀念郑振铎同志》）我们从信中可以看出来，他为编写中国



郑振铎像

文学史作出了更深入的思考。

郑振铎对钱锺书的学识了如指掌，才会建议他调到古代文学组。钱锺书在这里首先从事《宋诗选注》的工作。对此书，刘世南曾这样评价：“它完全不像一般注本仅仅解释一下题意、注明词语和典故，最引人注意的是作者介绍部分，给读者一种新颖的深刻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丰富知识，注释部分则侧重指出某些词语的来源以及作者怎样脱胎点化……真是大手笔，深入无浅语啊！”从1960年到1965年，钱锺书参加撰写《中国文学史》，具体负责唐宋段，他不仅领导年轻科研人员完成任务，还培养了一批专家学者。后来，他又写了《管锥编》。据杨绛介绍，这本书是这样写出来的：“1972年，我和钱锺书从干校回来，借住办公室。在这里住了3年，他写完了《管锥编》。《管锥编》是有关《易经》《诗经》《老子》《史记》等10部古籍的考释。”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他与钱锺书编写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的计划就难进行了。何其芳在悼念文章中说：“文学所成立以后，他对所里许多方面的工作一直是关心

的……他提出编写十余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他热心地参加每一次讨论文学史的计划会议。”“正当他可以充分地发挥他的力量和作用的时候，他却意外地离开了人间，这是令人悲恸的。我们大家必须努力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用工作来纪念他。”令人欣慰的是，这项工作已经逐步完成。

1978年，文学所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在原有基础上又提出，要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十多年里，文学所在文学史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史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民族文学史。其中包括文学所余冠英、邓绍基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文学通史系列，如《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元代文学史》，以及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

1994年张炯担任文学所和民族文学所所长后，由两个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张炯、邓绍基、樊骏主持《中华文学通史》的编写工作。全书分为三编来撰写，共10卷500多万字。这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是用心血书写的宏伟的中华文学通史。这就是何其芳要求全所用“完成工作”纪念郑振铎的心愿。

还值得一提的是，端木蕻良曾有“南迅北铎”之说。“南迅北铎”，是指当时鲁迅和郑振铎对年轻作家的爱护和关爱。陈震旦在《岁月如歌时光留痕》一文中说道：“这一‘南一北’，开辟文艺新天地：上海创办《文学》，北京创办《文学季刊》；上海有《太白》，北京有《水星》。他俩做到进退有据，南呼北应，共同抒写30年代文学运动史的绚丽篇章。”

另外，郑振铎参与了《小说月报》《文学》《文学季刊》《文艺复兴》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促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

我相信郑振铎对文学事业的贡献和对文学所的功绩，人们是不会忘却的，是会有专门研究机构研究的。我这里只能算作小小的感受而已。

最后，我想以俞平伯在《哀念郑振铎同志》文中一段话语结束此文：“记得古诗有云：‘亡书久似忆良朋’，恕我借此过来。今后，我将时时追念这一本永远找不回来的好书。”

■ 行走

广武怀古

□李骏虎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雁之北，自秦末刘项逐鹿，战云翻涌，雁门，是一个苍凉了两千年的诗歌意象。白露之时谒广武古战场，猎猎西风初起，拂动衣袂，如战旗迎着时光招展，心神也随那长空的流云游荡去了。

风中吹来大牲口的鼻息和汗腥，羊粪蛋被踩扁了，像紫色的葡萄皮撒在旧广武城门洞的甬道和砖石缝隙里。秋意在午后的空气里阴阴沉沉，呼吸间已嗅到历史风烟的味道。旧广武城是一座屯兵的要塞，当年辽进攻北宋的据点。城的规模不大，只能算一座巨大的堡垒，当年契丹人逐水草而南迁，建造这座夯筑的土城，是为了方便侵犯北宋，不幸的是他们遇到了劲敌，骁勇善战的杨家将，反成就了那满门忠烈的千古美名。此时站在辽的广武城头，西南望，数箭之地可见六郎城的遗址，坍塌残破，但依然是一座要塞的规模，在秋光里的剪影黝黑如铁，凛然不可侵犯。这样剑拔弩张的对峙并没有一直延续着血雨腥风的历史，在萧太后时代，辽宋议和后居然有了70年的兵戈止息，在这段相对漫长的和平岁月里，广武城里渐渐迁入了百姓，炊烟取代了烽烟。置身晋北之地，你需要转换思维才能接受这里原属契丹。而辽终究没能像女真和蒙古一样，入主中原一统华夏，终于亡于宋金联手。而今站在旧广武城的鼓楼，俯瞰四面城墙环抱的房屋街道，满满当当安安静静，像一个婴孩安睡在母亲温暖柔软的怀抱，人眼入心，那样的幸福感洋溢在身心。走在广武城古老街巷，这里已没有雄骏的战马，只有拉车的毛驴和雌雄莫辨的骡子安闲地踏过千年砖道，仿佛时光回转的老人们坐成一排排晒着暖阳，无论我们这样民族混杂的闯入者，还是憨笑着打量我们的原住民，都压根儿没有了民族隔阂，大家都是中华民族，不但有着一样的历史认同感，更有着一样的现实焦虑感。

无论是旧广武城扼守的古隘口，还是南面的内长城，家国天下时代的种族战火已随烽烟飘逝于历史，风雨侵蚀了城垣，早在女真人改金为清入关之后，民族战争这一页算是翻过去了。然而，曾对汉唐文化顶礼膜拜的东瀛扶桑日出之国，早已看清华夏文明经蒙元铁蹄和女真铁骑洗劫后动摇了根基，丧失了真气，老大帝国羸弱飘摇，精气神儿全散了，是以有明一代始，倭患愈演愈烈，直至近代东北沦陷、日本积虑百年而大举侵华。国耻不堪回首，至今耿耿于怀。

广武汉墓群，老百姓叫“乱冢”，方圆20余里，封土堆200余座，大的壮观如蒙古大汗王帐，小的更似数不清的军帐星罗棋布，在这金戈铁马、马革裹尸、铁马冰河嘶吼的古战场，仿佛一座人嘶马喊的军营。蒿草衰凄，战云依稀，令人不敢发怀古之幽思，只恐被杀气吞去魂魄。雁门一带墓群如天上星斗不可胜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令人遐想，无数战死沙场的将士忠骨无法还乡，是否就埋在这座座封土堆之下呢？当然，自汉以始，墓葬制度几近苛刻，这些动辄10米上下的封土堆，岂是一般将士能享有的规制？有意思的是，这一片乱冢历经千年，任人猜测，却在1937年9月，被侵华日军的随军学者盗掘考证为汉墓，在那样的年代，我们连老祖宗的历史都要靠人家认定。面对历史，我们应该深思深省。

关于广武汉墓群还有一种说法，当年六郎杨延昭为震慑契丹人，用席子围成筒装填沙土伪装成绵延不绝的粮囤，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又称“谎粮堆”。现在看来，这只是人们对忠诚的美好构想。众说纷纭，只会增加神秘的美感，纵然我们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也要预先想到，谜底揭开的同时也即宣告了美的毁灭。有时候，我们更需要体验神秘的伟大存在。如同宇宙的深远莫测，永远震慑着我们感知美的心魄。

明洪武七年，将旧广武城的土城墙重新修葺包砖，600多年之后，城砖多被扒下来建了民居，不仅这小小的城池，就连蜿蜒山脊的内长城，也早被踩得肌肤裸露，今天毁灭神奇的力量，印证了当年创造神奇的力量。踩着残砖碎瓦走在内长城残垣上的荒草间，目极处山外有山，令人敬畏，脚下是深谷沟壑，步步惊心，我感知了一下自己的内心，已不像以往那般耿耿于怀、患得患失，总是意难平，如这曾经雄伟也残酷的长城，在岁月风霜之后，平和而苍凉了。年轻时，人人都是诗人，“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做着书生报国的英雄梦，如今尽收这满目青山，却不得设身去体会千年以来那无以数计的戎边将士抛家舍业一命至此，何以排解思念，以何信仰支撑精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那些如恒河沙数般的微末生命，那些千古绝唱的表现对象们，才是真正伟大的诗人！他们如同这亘古不变的天空中的繁星，不能一一指名，但正是这满天繁星的排列方式，向我们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那些逝去的灵魂流萤般飞升，不起眼的毫光汇集集成星空的壮丽，向我们传达着宇宙神秘的力量。历史就是在这种力量的驱动下，浩浩向前。



一场小学生的运动会，能有多少乐趣？这个谜底，是到了2013年4月27日那天才揭晓的。

2013年元旦，我开始了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年的访学，随行的女儿思楠在加州洛斯阿尔托斯学区的桑塔丽塔小学上五年级，我这个教育研究者亦得作为家长参与学校活动，开展教育研究。4月，学区开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学校鼓励每位学生都报名参加，楠楠报了三项：60码跨栏、30秒跳绳、立定跳远。楠楠还告诉我，报名工作由家长志愿者组织，一位女士微笑着对她说“享受乐趣”。这句话对她可是新鲜体验，对我也。所以：在运动会享受乐趣？4月26日，周五，运动会前夕，桑塔丽塔这天的晨会与周五例行的晨会略有不同，负责少奥会的三位负责人主持“誓师会”，她们都是家委会成员。全体学生照例在操场席地而坐，校长、教师、家长环绕周围，负责人请出那位“ABC”（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女体育老师，并发表演讲感谢她指导孩子们训练。然后，宣布赛场规则，邀请校长发言。接

■ 现场

孩子们，享受乐趣

□向蓓莉

着，几位学生簇拥着“山猫”亮相，“山猫”是桑塔丽塔吉祥物，由一位女生扮演，灰褐色似猫又似虎的山猫挥手向大家走来，学生们齐唱桑塔丽塔山猫校歌，兴奋地呼喊“山猫出击！”最后一位演讲者，热情鼓励孩子们勇敢地尝试新事务，赛出自己的最好成绩，互相支持同伴，体现学校精神、运动员精神。结束语又是“享受乐趣”！似乎这句得到的回应最为热烈，掌声如潮。环顾四周，那些爸爸妈妈们兴高采烈摩拳擦掌，完全是第二天即将出门远游的表情。

那么，看来少奥会当真有我们从未体验过的什么乐趣。我不禁心生悬念。

运动会在山景城高中召开。周六早晨，一进入赛场，我们顿时似有所悟。这哪里是运动会的赛场，分明是野餐聚会营地。碧空万里，绿草如茵，赛场周围的草坪上，男女老幼居然正在欢快的音乐里安营扎寨：扎各式各样的帐篷，撑五颜六色的阳伞，铺野餐垫，摆沙滩椅。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婴儿都来了，真是举家出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家庭与家庭之间，成人们握手拥抱、笑语寒暄，孩童们牵着手，在草地上奔跑。

开幕仪式由4位少年奥运会的联合主席主持，主席们来自洛斯阿尔托斯学区教育基金会，均是学生家长。他们介绍，学区少奥会一年一度，迄今已是第53届。少奥会鼓励学区四至六年级学生悉数参与多项竞赛，祝愿运动员赛出自己的最好成绩。主席们感谢学区尤其是学区的拜尔督学对体育的持续支持，这种支持春风化雨地滋润着孩子们，帮助他们了解了健康习惯以及积极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主席们感谢家长们对学区教育基金会的支持，借此学区每所小学才有专职体育老师，以及持续举办的少奥会。最后，主席们祝愿孩子和家人们，度过美好而充实的一天。

7所小学四至六年级的所有学生，也即全体运动

员，身着前胸印有校名、画有学校吉祥物标志或者印有奥运五环标志的各色T恤衫，按学校首字母顺序依次入场。五环意味着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这五大洲运动员的汇聚，在这个美国学区，这显得尤其合宜，多种肤色、族裔的孩子们自然成为各大洲的代表。这些行进的队列，与其说是正举行一场运动会的入场式，不如说正在大街参加狂欢节游行。孩子们唱着校歌，自由自在，三五成群，笑着、尖叫着、走着、跑着、蹦着、跳着，在头顶欢快地挥舞着与衣服同色的方巾，走上主席台。看到正对自己招手的家人们，孩子们干劲，跳得老高，拼命朝着台摇动手里的彩带。很多男孩女孩的额头、脸颊上涂抹了红色、蓝色、绿色的油彩。7所学校的吉祥物——麋、土狼、灰熊、美洲狮、山猫、蜜蜂，各自被簇拥着行进在队列中，它们也喜悦地挥舞着彩带。学校队形各异，五花八门。然后，六年级学生管乐队演奏国歌，赤橙青蓝的气球向高空飞升……



赛场的组织、管理、裁判，都由家长志愿者担任。学生们在自由投篮、引体向上、立定跳远、掷垒球、30秒跳绳、75码冲刺、60码跨栏、1320码长跑和400米接力处排队时，彼此拿了笔，相互在T恤衫的前胸后背及左右短袖上写下祝福，如“希望！”“好运！”有英文的、法文的、中文的、日文的、西班牙文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组成的家人拉拉队，在每个比赛场地兴奋地给孩子们加油助威。可以说，这里是家庭和孩子共同享受体育乐趣的地方。草坪上，到处是父母和孩子、兄弟姐妹之间的悠闲练习：美式橄榄球、垒球、篮球、棒球……

楠楠和同班日本女孩千惠子是好朋友。两个孩子相伴在各个赛场跑着，发迹浸透着欢喜的汗水。千惠子的爸爸妈妈推着婴儿车，带着小女儿跟随。我们亦愉快交谈，说一休、《三千里寻母记》，说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不过这些日本名字，我都只知道中文译名，不知如何用英文和日文来说。千惠子的父亲想到一个主意，用四个英文单词“village(村庄)”、“up(上面)”、“spring(春天)”、“tree(树)”连手势，来表示“村上春树”，他说一个单词，我们便都一起点头，真是有趣极了。当然我们马上发现，更方便的交流，是我赶快拿出纸笔写中文，他们都学得或能猜出。午餐时分，我去做投篮全球赛场的志愿者时，便给楠楠20美元买午餐，并将她托付给千惠子家照顾。下午3时左右，赛事结束，楠楠和千惠子虽然没有获得名次，但她们都对参与少奥会心满意足。楠楠和千惠子一家在大阳伞下边享用午餐边聊天，聊了好多她最近着迷的柯南探案，这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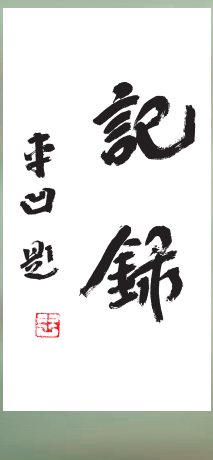
少奥会鼓励孩子们参与，鼓励孩子们跟自己比。关注健康习惯与积极生活方式的养成，真得古希腊奥运会精神真谛。以自己的速度从容成长，而非焦虑地挣扎于与他人的较量，这样一个人才才能无所畏惧地探索诸多丰富的领域，达到力、美和善的和谐成长，使人格渐趋完整。古希

腊对完整、和谐人性的追求，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恰如亚里士多德那句著名宣言：健全的心灵需寓于健全的身体。在崇尚泛神的古希腊人眼里，没有什么比健美的身体更趋近于神并讨神的喜爱了，古希腊不仅崇尚体育，而且通过文法、修辞、逻辑、数学、地理、音乐、天文的人文七艺教育，促进一个人在力、美和善诸方面协同成长。当我和楠楠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欣赏古希腊雕塑，那身体健美神情高贵的人体，无不让我们惊叹力、美与善汇聚一体的典雅与崇高。莎士比亚那句对人的赞语用在古希腊雕塑上是多么贴切：“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现代奥运会的精神，亦强调参与和奋斗远重于胜利与征服，诚如“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所言：“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成功，而是奋斗；但最本质的事情并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同时，少奥会赛场成为不同种族、性别、年龄、阶层的人们相会、交流的场所，亦和古奥运会运动场馆、竞技场所承担的公民交流的公共空间极为相似。

我看到一位金发少年出征，跑来和在其他赛场做志愿者的父亲告别，爸爸一挥手，语调轻快地招呼：“享受乐趣！”我身边，一位华人母亲则高声叮嘱预备投掷垒球的孩子：“投远些！”“享受乐趣”和“投远些”，正如兴趣与努力，常被人们过于轻易地划归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或许，没有乐趣的一味努力终究会步入干涸，没有努力的乐趣亦终将往怠惰中不甚了了。当然，最好的状况是既有兴趣又付诸努力，既知之，还好之，更乐之。如若不行，则不妨有如五柳先生，不必求甚解，但求乐之。有事业兼需有爱好，方能收放自如，人生因这些让心灵丰腴的爱好，而更有滋味，更值得眷恋，尤其在这个儿童通常被碎片化、被捆绑在狭窄的考试领域苟延残喘的时代。说到趣味的重要性，不得不提到席勒，在他看来，理智的清晰、情感的活跃、思想的自由以及举止的庄重，几乎总是与有修养的趣味相连的。游戏甚至是人成为人的条件之一。他说：“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游戏与趣味至少是创造的条件，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游戏与趣味的人，会创造新事物和新世界。

6月11日，学区暑假假期的前一天，桑塔丽塔五年级孩子体育课的主题是“水节”。孩子们被告知：可以穿泳衣上课。那节课孩子们乐疯了，虽则天色阴沉，以上午10点左右上体育课时，气温也才16摄氏度左右，且风声浩荡，颇有凉意，水节仍然在学校的大草坪上如期举行。穿着各色泳衣和T恤短裤的孩子们列成10队，每队八九人，哨声吹响，第一个学生拿起一个塑料杯，冲向前方的水桶，舀满水就往回跑，将水浇在跪在草地上的第二个同学的头上，洗水的、被浇的、一旁观摩的众生，全都兴奋地尖叫……第二个接过水杯接着跑；然后是重新排队，以水球当沙包，互相投掷。楠楠最喜欢的是跳水绳——一根长长的被扎了好多小孔的塑料软管，给套在水龙头上，拧开水，众多细小的喷泉顿时在饱满的水绳齐放。两个孩子用这喷洒出一道道水雾的水绳，孩子们一个个或一对对地跑进去跳：“一、二、三……”大家快感十足，不知下课铃声响起。老师宣布课程结束的时候，很是困难。

好的，孩子们，“享受乐趣”！



孩子们在运动会现场